

《震惊中的世界

——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

惊心动魄的间谍大战

宁午昱 刘云霞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

社 长 宋富盛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王梦辉
封面设计 董智敏

惊心动魄的间谍大战

宁午昱 刘云霞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体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17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6年1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3000册

*

ISBN 7-203-02753-8/G·1119

全套定价:66.00元 本册定价:6.60元

卷 头 语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即将奔腾而去的二十世纪是一股气势磅礴、宏伟壮阔的洪流，近百年的千回百转、左奔右突，多少电闪雷鸣迸发、多少巨涛恶浪涌起、站在世纪洪流最后的入海口，回眸星转斗移，风卷云起，人们不能不为之震惊：这是一个多少惊心动魄的世纪，这是一个多少变幻无穷的星球！

《震惊中的世界——二十世纪大扫描》丛书就是对二十世纪中震撼世界和人们灵魂的热点、焦点、闪光点的大透视、大曝光、大写真！

收在这套丛书里的各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性创作，它们是历史与文学的结合。作为一套通俗而严肃的知识读物，期望能使读者获得历史与文学的双重满足。

这套丛书也不可能对二十世纪的所有重大历史现象尽收笔下，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视野范围内所作的虽然力求准确生动而仍然难免疏漏讹错的粗疏的扫描。

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尽可能广泛地收集了资料并得益于这些资料，在此，对这些资料的提供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所希望的是：对于曾经跋涉于二十世纪和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朋友，这套丛书为你留下回忆与思考，伴你走向明天与未来。

《丛书》编委会

目 录

卷头语

色智双绝的超级女谍..... (1)

“东方劳伦斯”坐阵满洲..... (19)

“破译巨星”识穿绝密电码..... (39)

平托勇擒荷兰“民族英雄”

——盟军反间谍史的光辉一页..... (52)

“双重间谍”穿梭出没历险记..... (67)

“世纪谍王”佐尔格..... (85)

谍海娇娃——辛西娅..... (105)

“摩萨德”摧毁伊拉克核梦..... (122)

“家族谍网”毁于家族

——美国约翰·沃克家族间谍网覆灭记..... (137)

色智双绝的超级女谍

古都巴黎，淹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愁云惨雾里，在前线，法军节节败退……

1917年10月15日，天阴沉沉的，躲藏在草丛里的蟋蟀发出阵阵悲鸣，微弱而稀疏的路灯宛如星星点点的鬼火，在一条通往北郊的公路旁，闪动着法国警察的身影。

一辆戒备森严的囚车，向一片疏疏朗朗的树林风驰电掣驶去。囚车嘎然而止，数名彪形大汉从车上押下一名女犯，推搡着向黑暗中走去。

她就是德军情报机关派到巴黎的间谍，人称“谍海女王”的玛塔·哈丽。

她虽已年过40，而且身穿褴褛的黑色囚衣，但借着暗淡的星光仍然可看出她那风姿绰绰的身形和苗条动人的体态。哈丽就是用自己的绮丽玉貌和娇艳风骚，使法国无数赫赫有名的将军、元帅、部长们倾慕垂涎、神驰意荡。于是，这些如痴如醉的将帅、官员们便将法国绝密的内政计划、军事布署、机密大事等统统告诉这位艳女娇娃，至于成千上万法军官兵的生命和国家的存亡，他们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响，哈丽倒在地上，躯干急剧抽搐着。借着车灯的两束亮光，只见殷红的血在流淌，小草在微微颤抖，夜

风吹动树叶在沙沙作响，好象在向人们诉说这位世界谍史上最出名的女谍那惊险、瑰丽的风云传奇……

爪哇红舞女邂逅“圣·约翰骑士”

玛塔·哈丽，人称“谍史女皇”或“谍海女王”，是本世纪最出名的女谍，她的姓名已成为杰出女谍的代称，简直变成口头禅了——“她有点儿玛塔·哈丽味儿。”作为一代女谍大师，她不仅能在床榻寻欢中，轻松地俘获对她有用的男人，从而获取重要的情报，而且她创造的谍技也盖世无双，成为西方间谍专家们讨论的话题，而广为流传。

玛塔·哈丽的真实姓名是玛格丽特·海特吕德·泽勒。1876年生于荷兰的利沃登。她是荷兰人与爪哇人的混血儿，其父是荷兰政府派驻印度尼西亚的一名外交官；母亲则是印尼一家富有的橡胶商的千金。秉承父亲坚毅、顽强的性格和母亲的美貌，哈丽天生丽质，性格倔强。她刚交20芳龄，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有一张聪明而诱人的脸庞，嘴唇饱满而富有性感，闪烁的眼睛能从柔和的苔绿色变为深沉的绿玉色。她的身材苗条而不失丰满，三围突出而毫不过份，皮肤洁白，象羊脂玉一样温润而富有光泽和质感。气质上，她属于那种开放型的，极有主见，这对十九世纪末期西方那些道貌岸然的军官、政客极富诱惑力。

哈丽一生为德国情报机关提供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情报。但她并非忠诚于事业，也不关心政治，只是把它当作人生乐趣。她对她的行动所作的解释，毫不涉及任何政治制度，也不是为了哪一

个国家，她的间谍活动持续不断的原动力是对金钱的追逐和崇尚性享乐，以及她对刺激和冒险的爱好。正像她在法庭上所作的令人难忘的最后辩护中所说的那样：“请注意，我并非法国人，我有与我乐意进行交往的人培植感情的权利。战争不能制止我成为一个无国家偏见的人。我是一个中立国人士，但我同情法国。如果这还不能使你们满意，那就只能任凭发落。”①

1897年，21岁的哈丽由父母做主，嫁给了荷兰殖民军的一名军官，他的父亲是哈丽生父的老上司。这位军官30出头，做事谨慎，为人实在。哈丽对他的印象平平，只不过是她在她蓓蕾初绽，情窦初开，迫切需要男人时，他第一个闯入了她那用少女的梦幻而编织的情网。随后，受荷兰政府的委派，这名军官带着哈丽一同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

在这里，他们一住便是6年。天性风流、开放的哈丽早就对丈夫那迂腐、正统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加之荷兰殖民者纵情声色，在爪哇岛上广建风化场所，这更使不甘寂寞的玛塔·哈丽要跃跃欲试了。来到爪哇岛一年后，她便时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出入高级宾馆、舞厅和酒吧，开始在她的一系列情人中寻求慰藉。她的情人中有荷兰殖民者的政府官员和军界要人，有印尼的地方绅士，还有其它西方国家的官吏等。不久，她便成了爪哇岛上名噪一时的风流贵妇。哈丽的丈夫对她的行为非常不满，但他生性懦弱，奈何不了哈丽，只得任由她去。

受信奉伊斯兰教的母亲的影响，哈丽乐善好施，同情当地贫穷的土族居民。尽管她生性风流，但交友却颇为严格。她鄙视贪官污吏、憎恨卑劣小人。她与他们的交往总是适当有度，从不许他们在自己身上得手。

① 转引自《谍海风云》 [英] 菲利普·奈特利著

哈丽是一个天才舞女，还在荷兰时，她的舞技就已风靡利沃登。她对任何舞蹈都感兴趣，她舞姿优美，姿态洒脱而飘逸，再加上她那绝美的身材，使她在任何一个舞厅都是男性崇拜的对象和女子嫉妒的目标，来到爪哇两年后，她已是岛上尽人皆知的红舞女了。

就在这时，一个叫作冯米巴赫的德国青年闯入了她的心扉。

冯米巴赫男爵是德国政府派在印尼的海军武官，今年 26 岁，他身材高大、鼻梁挺直，面庞英俊，仪表堂堂。由于他容貌出众，姿态潇洒，被人称为“圣·约翰骑士”。哈丽与他是在一次宴会上相识的。

他俩的相识似乎存在着冯米巴赫对哈丽的诱惑成份。开始，他和她谈音乐、谈舞蹈，这些都是她感兴趣的，谈得投机时，他邀请她第二天共进午餐，她欣然答应了。次日，他继续着昨天的话题，更显出他的博学多才和非凡谈吐，加上他那漂亮的脸孔、得体的殷勤和落落大方的花钱。不久，哈丽这个接触了许多男人的女性也对他着迷了。

其时，哈丽还不知道眼前这位风流倜傥的男军官口袋里装着德国情报机关的特殊身份证，3 年前，他就是国家秘密警察局的情报官了。他的父亲是德国情报机关的一位地位很高的官员。冯米巴赫男爵这次是受德国情报机关的派遣，负责收集荷兰这个当时极为强盛的老牌殖民国家的军事情报的。另外，由于当时德奥帝国已经在积极准备对英、法、俄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战，战前的准备工作已在积极进行。德国情报机关迫切需要从外国招募一批出色的谍报人员，以便派到敌对国家，因为这种形式能够增加间谍的隐蔽性。这也正是冯米巴赫男爵来到爪哇岛的第二个任务。

这位英俊的“圣·约翰骑士”早已在注意哈丽了。他来到岛上没几天，就被她惊人的美丽震撼了，他没动声色，视若不见。一

个情报人员，特别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派遣人员，一张好看的脸蛋不过是裹在钩钩上的饵食，倘若没有那钩钩，再好看的脸蛋也不过是送进虎口里的一块肥肉。他需要她在其它方面，首先是运用女色方面的聪明和才干。不久，冯米巴赫男爵就对哈丽完全满意了，她色诱男性的本领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且她意志坚定，极富主见，颇有心计，是极佳的女谍人选。下一步就是如何使她就范了。

冯米巴赫男爵是德国情报部门受过特训的“美男”，有着绝佳的色诱女性的手腕，一直是女性心中的白马王子，只要是他所中意的女性，总是逃不脱他的手掌。他还从来没失败过。这次他对哈丽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再次获得了成功。也难怪，她这位刚出雀巢的“雏燕”哪能是这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老鹰”的对手？不久，哈丽就完全委身给了这位英俊的“圣·约翰骑士”。

时机成熟了，冯米巴赫男爵直接了当地向哈丽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并提出了招募她为德国情报机关服务的想法。当然，冯米巴赫男爵答应她，如果她能同意，将会立刻得到一笔相当数额的金钱，这笔钱足够她挥霍5年的时间。

出乎冯米巴赫男爵的意料，哈丽极为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并允诺他立刻和自己的丈夫分手，同他一起去法兰克福生活。

间谍培训的第一课

1903年9月14日夜晩，德国法兰克福市区一家高档的旅馆里，走进了一男一女两位旅客。他们年龄相仿，均不超过30岁。穿着气派，仪态高雅。似乎经历了长途的旅行，而略显倦意。两

人自称夫妻，要订一个包间住宿。年轻的女招待慧眼识人，知道贵客来临，殷勤地把他们领到楼上一间向阳而豪华的包间里，向客人道了晚安后，便退了出来。

这两个人便是从印尼回到德国的冯米巴赫男爵和哈丽女士。这趟旅途可谓辛苦，两人乘轮船从雅加达出发、航行过浩瀚的印度洋和大西洋，一直到达了哈丽的祖国——荷兰、然后又从荷兰乘坐火车来到了德国。这趟旅途是哈丽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长的一次，但她觉得还算幸运。冯米巴赫男爵见多识广，十分幽默，他把哈丽当作一个刚出家门的小女孩，一路上倍加照料，给她讲沿路的地理状况和风土人情，使哈丽感到十分有趣，忘记了旅途的辛劳。夜晚，两人自然又成了一对情人，哈丽照例能听到那些情意绵绵的话，得到这位强健的“圣·约翰骑士”的身体所给予她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哈丽现在已深深爱上了冯米巴赫男爵，而男爵也深为哈丽的美貌而倾倒，两人已经如胶似漆，无话不谈了。

回到法兰克福的这天晚上，两人都感到十分疲倦，他们一起洗浴之后，又在床上嬉戏了一番，便鼾然入睡了。

第二天上午，沉睡之中的哈丽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她一跃爬起，再看自己身边，冯米巴赫男爵已不知去向，哈丽甚觉纳闷。她穿好衣服，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大、戴深色眼镜的陌生青年人。

“是泽勒小姐吗？”来人问道。

哈丽十分惊讶，这个陌生人怎么知道了自己的名字？她愣了一下，还是默默地点点头。

“请收拾一下，冯米巴赫先生要我带你去他的办公室。”这个陌生人又说道。

哈丽甚感奇怪，冯米巴赫昨晚还睡在自己的身边，他也并没

谈到今天的活动，更没有说过他在哪里办公，况且他怎么自己不来叫我，又派了人呢？

但哈丽看到来人那坦然、镇定的模样，又不象在说谎，况且他也认识冯米巴赫。于是，她又一想，也许这是自己将要加入的谍报机关的秘密，自己恐怕不便多问。她不再犹豫了，匆忙收拾一下后，便跟着这个陌生人走出了旅馆。

旅馆门外停着一辆八成新的轿车，车里除司机外，还坐着一个男人。哈丽一坐进车后，那个把她领下旅馆的人便拉上窗帘，顿时，车外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汽车大约行驶了一个半钟头，转入一条偏僻道路，接着又驶上了一条黑暗的狭窄的小径。小径在一栋被树林包围起来的木头房子前终止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头戴礼帽的中年人。当屋门在他们后面关上之后，他毫无表情地命令道：“小姐，请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为什么？”哈丽愤怒了。尽管她早已不是一个姑娘，而且早已摆脱了那种视裸体为神秘为罪恶为羞耻的观念，但在这种充满敌意的氛围中自己一点点解除一个女人的防务，却还是第一次。

“你们不是说带我去冯米巴赫男爵的办公室吗？这是什么地方？男爵呢？我要去见他。”哈丽大声嚷着。

“男爵还有他的任务，不能陪你了，在这里你得听我们的。”中年人依然冷冷地说。

哈丽顿时感到受骗了。她气愤，她懊丧、她奇怪、但她却又无可奈何。

哈丽脱去了外衣，又脱去了内衣，当只剩下乳罩和三角内裤时，女人的羞耻心再次出现，她的眼里露出了乞求。

“小姐，还要我们亲自动手吗？”还是那个戴礼帽的中年人说。其余两个则在一旁虎视眈眈。

当她终于一丝不挂的时候，三个男人一起围了上来。她知道他们下一步该干什么了。她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等待着那屈辱而痛苦的蹂躏。她感到有人扳开她的嘴唇，分开她的大腿，她不由自主地呻吟一声，这时，一件衣服落在了她的小腹上。

她睁开眼睛，那三个男人已经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他们的脸上荡漾着满意和喜悦，仿佛他们不是在审判一个嫌疑犯而是在欣赏一件精巧的艺术品。

“我觉得我们的公事该告一段落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吃点什么吗？”中年人问，他的语气显然已经缓和了。

哈丽点了点头。她确实有些饿了，从早晨到现在她还没吃任何东西。

那个戴深色眼镜的青年人端来了三明治和汉堡包，以及一瓶鲭鱼子酱罐头。中年人小心翼翼地往高脚杯里倒满了酒，之后，他端起了酒杯。“来，为我们共同事业的兴旺发达，干杯！”

哈丽坐着没动。当中年人再次将酒杯举到她跟前时，她骄傲地笑了：“这么说，你们是德国情报机关的人啦？”

“不错”，中年人坦然地回答。“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是莱恩上校，他们俩是我的助手。上级指派我担任你的教官。刚才不过是我们给你上的第一课。

哈丽想起了冯米巴赫男爵，不知为什么，她对眼前这三个德国人一点好感也没有。尽管他们每一个的外表都挺英俊潇洒，她还是觉得他们缺点什么。

“以后每堂课都需要我脱光衣服吗？”她揶揄地问。现在，该轮到她来调侃他们了。

“那要看你缺少的是是什么，”莱恩上校说，“我们的目的是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从今天你的表现来看，你离这个要求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你还不懂得，或者说不十分熟练地运

用女人本身所具有的武器来达到你所需要达到的目的。记住：我们派你到国外去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把那些对我们国家有用的男人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让你的神经去控制他们的肌肉，用你的大脑指挥他们的大脑。你如果占有不了一个男人的心，你就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哈丽嫣然一笑。

“我先简单告诉你要做的事情”，莱恩上校转换了一种腔调，柔和地说，“你的训练时间是两年，主要学科是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以及一些技术科目，比如密码术、照相和密写、开保险箱等。此外，我们还要让你真正了解你要去的那个国家和地区：它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设施和当代生活。当然我们还要加强你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学习。另外，虽然你已是爪哇岛上的红舞女，我们还要使你的舞技进一步提高。你要每天上舞蹈课，由国内著名的舞蹈专家来任教。总之，我们希望你能今后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间谍；为帝国的强大服务。”

哈丽仔细听着莱恩上校滔滔不绝的话语，尽管她还忘不了刚才所受的屈辱，尽管她一点也不喜欢眼前这个男人，但她心中的怨恨已逐渐消失了。她对所要进行的新工作已经有了初步了解，一种好奇和探险的心理在驱使着她，使她马上就想投入这场新的游戏之中。冯米巴赫男爵带给她的这条路简直太有刺激性了，她兴奋得身体都有些发颤了，但她还是不愿露声色地问：“我以后还能再见到冯米巴赫男爵吗？”

“只能说有可能。但其码在5年内，你不会再见到他。他已被派到美国执行新任务了。我知道你们在相爱，但是，干我们这行的人，绝不能因感情用事而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尤其对女人来说。你就当你们的事过去了，以后不要再提他了。”莱恩上校严肃地说。

哈丽不再说话了。她把同冯米巴赫男爵这段恋情深深埋在心里，全身心地投入了训练。

海军司令官的情人

在巴黎城西南的赛纳河畔，耸立着一座二层的古典小楼，它掩映在河岸那嫩绿的柳叶和酱豆色的桐叶中。这座小楼是巴黎名噪一时的大舞星——玛塔·哈丽小姐的别墅，是她的老板菲利普·贝尔奈尔专门为她建造的。

贝尔奈尔是巴黎城内的首富。他脑子灵活、善于钻营。此人不仅爱财，也爱结交社会各界名流，法国军政界的许多要员、巨头都是他的朋友。还在1903年时，他投资兴建了巴黎城内最豪华的“皇后舞厅”，这座舞厅逐渐成为贝尔奈尔宴请名流、广交贵宾、聚会要员的场所。

1905年10月，被法国新闻界称为“东方舞星”的荷兰舞女玛塔·哈丽投身到了他的皇后舞厅。为了测试这位舞女的舞技，他专门为她安排了一场独舞舞会。果然，名不虚传，哈丽一炮打响。她在两小时内表演了世界东西方的十几种舞蹈，舞艺超群。尤其是她表演的东方印度舞，更是出神入化、精湛绝伦。连巴黎舞蹈界的名流都叹为观止。另外，哈丽的美艳无以伦比，虽已年近30，但娇艳的身体上无处不在体现着青春的气息，再加上那动人脸庞上所表现出的纯洁无瑕的稚气，简直就是一个20岁的少女。于是第二天，法国报刊便以“不可思议无与伦比的美貌”“造物主最完美的人体作品”等为题大肆报道了哈丽的到来。顿时，这位舞女风靡了整个巴黎，成为人人尽知的红舞女。

老板贝尔奈尔岂能放过这棵摇钱树。他不仅重金聘用了哈丽，而且立刻动工在巴黎城西南、美丽的塞纳河畔为她专门兴建一座小楼。精明的贝尔奈尔是不会白花钱的。自从哈丽来到皇后舞厅后，舞票价格虽一提再提，但是仍然是场场售罄。贝尔奈尔从哈丽身上赚的钱也越来越多。另外，哈丽还是天才的交际花，凭借她的美貌，在巴黎上流社会名噪一时，左右逢源。贝尔奈尔每次在生意上遇到困难，而求助于巴黎上层人士时，他都会带上哈丽，只要哈丽在场，问题就自然会迎刃而解。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个声震巴黎的大美人是在德国情报机关受过特训的间谍，代号 H—21。

转眼 9 年过去了，哈丽依然貌美如初，不减当年。作为一个中立国人士，这几年她来往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西班牙、频繁地接受西欧各大都市的邀请，在巴黎、柏林、伦敦和罗马进行表演。她借此结识并征服了许多国家的军政大员，尤以法国为甚。当时法国内政部长 M·马尔维、以及陆军部长梅辛米将军都是她的情人。利用这些关系，她为德国收集了许多情报。

战争爆发后，哈丽的活动更加频繁了。

1915 年 3 月的一天，哈丽接到德国情报机关的命令，要她设法从英国上层军官中了解英国“汉普夏”巡洋舰的起航日期与航线，这艘军舰现正停泊在法国西海岸的瑟堡港。

原来“汉普夏”巡洋舰是英法联军的王牌军舰，性能先进，装备精良，但最神奇的还是它的速度，快得惊人，比普通的军舰要快上一倍半。德国海军在几次同英法联军的交战中，都由于它的突然出现，而使德军措手不及。德军司令部几次下令欲将之摧毁，但无奈此舰行踪十分诡秘，它的停泊港口、出海日期与航线均属英军机密。这次德军能得到“汉普夏”停泊在瑟堡港的消息还是得益于一名法军俘虏。

哈丽立即行动，凭借自己在军界的关系打听有关“汉普夏”巡洋舰的消息。打听的结果使哈丽欣喜异常。原来，尽管“汉普夏”巡洋舰的航行日期及航线还无从得知，但她却了解到一条重要线索：正在法国出访的英军总司令基钦纳勋爵几周后就要乘此舰回国，当然，他是对“汉普夏”巡洋舰下一步的行踪了如指掌的。哈丽算是找到了她的进攻目标。

皇后舞厅有这样的规矩，每周星期六，都要邀请一批政府官员出席舞会。巴黎的达官贵人们在这天晚上不仅能享受到上等的招待，而且舞厅还免费为那些想寻花问柳的宾客提供艳丽风骚的伴舞女郎，供他们消遣。所以，军政界要员们无不把出席皇后舞厅的周末舞会当做幸事而争先恐后。当然，这次的贵宾名单中，英国海军总司令基钦纳勋爵是名列榜首的。

哈丽已经打好了主意，要在这次周末舞会上征服基钦纳。哈丽有这样的把握，凭着自己的美艳和色诱男人的高超本领，不愁基钦纳不上钩。

星期六晚上，富丽堂皇的皇后舞厅里彩灯闪烁，舞乐悠扬。被邀请的达官贵人携着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们都来出席这次盛会，隐在幕后的哈丽一眼便看到了基钦纳勋爵。此人50岁左右的年纪，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满脸的络腮胡须，颇有军人风度。他没有带舞伴，贝尔奈尔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极为漂亮的舞女。舞女知情达意，偎在基钦纳的怀里，两人娴熟地跳在了一起。

舞会进入到高潮时，由贝尔奈尔提议：请巴黎最著名的红舞女哈丽表演她最拿手的东方印度舞。这些官员平日早对哈丽的姿色垂涎三尺，此时一听贝尔奈尔的提议，无不欣喜若狂。顿时，舞厅里喝采、叫好声响成一片。尤其是基钦纳，他在英国时就早已听说过哈丽的芳名。此次到巴黎，恰恰接到了皇后舞厅的邀请，十分高兴，这位女性的宠儿要亲眼见见这位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